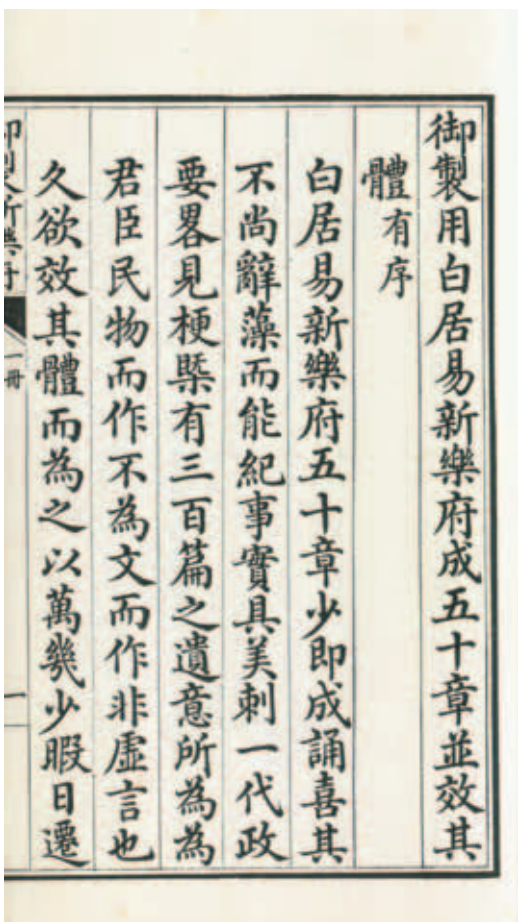


《歷代聖賢半身像》冊 〈白居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彭元瑞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23.4公分 寬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朝家法與古殊

院藏清高宗《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曾紀剛

承德避暑 長夏消暇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夏天，乾隆皇帝一如往昔，侍奉母親崇慶皇太后巡幸熱河避暑山莊並於木蘭圍場秋獵；從五月十四日啓鑾、十九日起駐蹕山莊，直至九月二十二日，始返抵京城。在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裡，乾隆除了持續處理國政軍務、關切民生吏治，亦不免俗地遊觀登覽、即興吟詠，留下豐富的創作記錄；或寄情於賞玩字畫古董，為萬幾之暇，平添雅趣（本刊上期由蔡慶良先生專文介紹的漢玉辟邪，即是其一）。

此外，乾隆更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一組構思、運筆都頗費斟酌的詩篇，題曰〈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乃是倣效大唐「詩魔」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極富盛名之〈新樂府〉體裁而鋪陳的五十章擬作。乾隆在整部作品的總序中說道（圖一）：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少即成誦，喜其不尚辭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一代政要，畧見梗槩，有三百篇之遺意。所為為君臣民物而作，不為文而作，非虛言也。久欲效其

體而為之，以萬幾少暇，日遷月延，且體大物博，未可率畧命筆也。然終弗於忘懷者。筆落詩成，可謂圓遶一樁自年少以來即縈繞胸懷的寫作宿願。

乾隆皇帝很早就開始關注並且閱讀白居易的作品，進而欣賞他的詩歌與品格。皇子時期的弘曆，便推崇白詩「體裁極閑雅」（《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十七，〈讀白樂天集〉），頗為其獨特的韻味所吸引，讓人在炎炎夏日讀來尚且手不釋卷、幾至忘神。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由梁

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等館閣文臣奉敕編選評註的詩歌選集《唐宋詩醇》中，白居易即是四位獲選的唐代大家之一（其餘為李白、杜甫、韓愈）。除了稱美其篇什最富、詩名最盛，更特意點出詩人「忠誠騫諤」的氣節風骨，從而嘆服其詩能「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為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如此禮讚，真無異於詩國之冠冕。而《詩醇》選錄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中的三十首，也普遍賦予直接、正面的肯定。可以想見，儘管乾隆對這部詩選的實際編輯

工作參與程度有限，猶能反映彼時為官方所認同的批評趨向。

惟歌生民病 願得天子知

〈新樂府〉五十章，是白居易接近「不惑」之年所展開的創作。詩人初入仕途不久，即遭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發動「永貞革新」，真正見識到政治權鬥的黑暗與混亂。唐憲宗元和三年（八〇八），三十七歲的白居易拜授左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不但成為國君身旁的侍臣，更是朝廷之言官。（註一）

至此，詩人內心鬱積已久的政治熱忱頓時噴薄而出，「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和答詩十首·和陽城驛〉）煥發著剛健的神采；發為文辭，於是創作出一系列因事命題，以「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為宗旨的「新」樂府詩篇。整組作品的結構，有意識地倣效《詩經》，五十首有總序、各篇前有小序、摘取首句為篇題，行文則採用更為自由的雜言體式。雖以新體為號，內裡性格猶然與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註二）的理念相符契，甚至要直承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白氏諷諫》 明正德間四川布政司參政曾大有重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詩經》，令其風雅比興的諷喻精神，朗照於千百年之後。

白居易《新樂府》的內容，從每一首詩的小序，便能窺見其梗概，諸如：美天子憂農、達窮民之情、傷農夫之困、念女工之勞、惡鄭之奪雅、戒求仙、戒邊功、愍怨曠、刺長吏、激忠烈、念寒儒、苦宮市、鑿孽惑、惡幸人、諷執政、譏失職、疾貪吏、惡詐人、哀冤民、思決壅……等等，可謂涵蓋了一個時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不僅反應黎民生活的心聲實境，亦屢屢直陳國之君臣在擘劃遠景、制定政策、執行命令時，應該具備的識力涵養；其中若干議題焦點，甚至頗足資當代借鑑。同時可見，白居易格外擅長以鮮明靈動的譬喻為詩歌謀篇命題，無論銅鏡、青石、蒼松、牡丹，抑或毛筆、潛龍、八哥、寶劍，都成了詩人「有所為而作」最適當也最準確的抒懷媒介。

儘管白居易自稱《新樂府》乃「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序》），其淺顯直切的語言風格，反而讓讀者透過

詩歌以旁觀他人之苦痛時，更能鼓動心底的同情與決意改變的力量，而不是憐憫和忍耐。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樂府歌謠，或曰《戰城南》、或曰《兵車行》、或曰《新豐折臂翁》，歌之誦之，即慎之戒之；並非要讓人們陷入悲傷，而在彼此提醒如何不讓曾經的場景重現。

假令居易生斯世

如果說展讀白居易《新樂府》，人們儼然望見一位既受命於君，卻選擇站在擁有最高權力者對立面的知識分子，以能盡並善盡言官職責為莫大榮典，那麼，翻開盛世帝王親撰的《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詩冊，人們又將看到甚麼？

正是這位年近古稀、臨政四十餘年的老皇帝，此刻已經四度南巡、十全武功成其七、《四庫全書》的纂修也正熱烈進行中；乾隆髣髴站在歷史的峰頂，以睥睨之姿，回望帝國肇建以來的累世功業。他慎重之地逐章寫就五十篇新樂府，並在序文中明白揭示自己的立場和目的：

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鮮耳。且以古喻今，以今方古。我國家受命開基，祖功宗德，俾子孫知勦業之艱，謹神器之守。

顯然，這組作品作為盛世宏業之註腳，將迴別於白詩美刺一代政要的精神意志，而特重其政治意義與宣傳效應。也正因如此，乾隆擬作就真的只有在篇章形式上法效白居易《新樂府》之體，至於鋪陳內容或批評觀點，反倒處處與白詩異幟殊途，不但直言批駁，甚至反唇相譏。

乾隆在這組作品中首先帶給讀者的深刻印象，便是宣揚大清自開國以來的政績確實超邁往古，為歷朝歷代所不能及。如首章《七德舞》便稱：

即漢高明祖，亦莫及七德之舞，奚足比擬本朝王業之規模。

其他如《立部伎》、《蠻子朝》、《縛戎人》、《鹽商婦》幾篇，乾隆藉機宣揚本朝在禮樂、外交、軍事、財政各方面的成就，完全杜絕了過去曾經出現過的弊端，故每每語帶自豪地說：「白傅再生，應難騰口誇」、「縱有香山之才奚為辭」。又如白居易作《上

陽白髮人》的用意，在於抨擊不合理的唐代後宮制度；眾多宮女在國君專寵一人之後，幾乎等同與世隔絕，只能終老宮中，既浪費國家資源更違背

人性。白居易描述六宮粉黛的寂寞苦悶，含蓄蘊藉中透出絲絲幽閉怨曠之苦（圖二）：

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

上陽人第七 怨曠也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斷六宮監
使守宮門一閉上陽來幾春元宗未歲初
選入一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抹袖百餘人
零落年多校此身憶昔含悲別親族扶人
車中不敢哭昏云入內便承恩臉似紅蓮
臂似玉未容得見君王面早被楊妃進側
目如今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床宿宿
空床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
背壁影瀟瀟瀟瀟夜雨洒窓聲春日逐日遲

上陽人第七 怨曠也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斷六宮監
使守宮門一閉上陽來幾春元宗未歲初
選入一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抹袖百餘人
零落年多校此身憶昔含悲別親族扶人
車中不敢哭昏云入內便承恩臉似紅蓮
臂似玉未容得見君王面早被楊妃進側
目如今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床宿宿
空床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
背壁影瀟瀟瀟瀟夜雨洒窓聲春日逐日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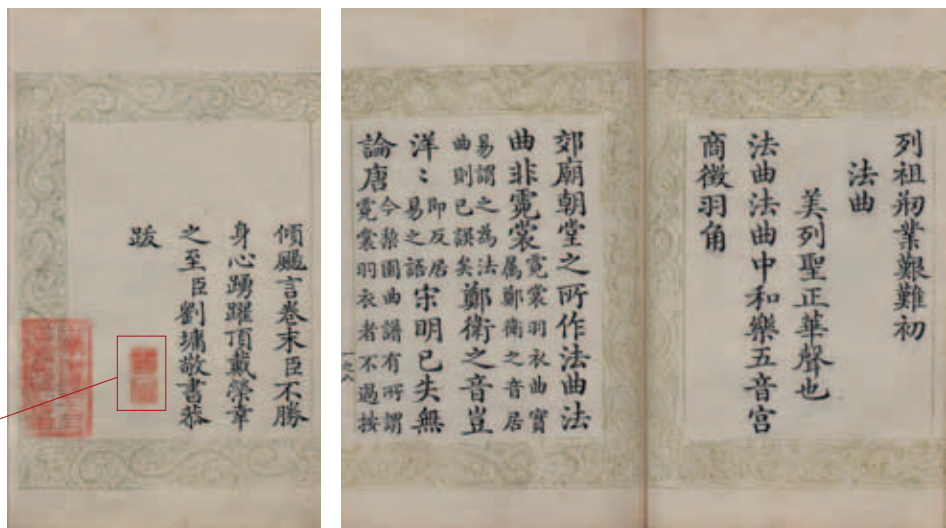
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
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
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

乾隆自矜國朝家法與唐制殊異，唯其筆下文句竟殆無詩味，直似記帳：

我朝女樂，初亦歷代沿。
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
想彼貞觀，嘗憫幽閉，出有三千眾。
其尚存者，何止一半焉？
以今喻古，多少之數天淵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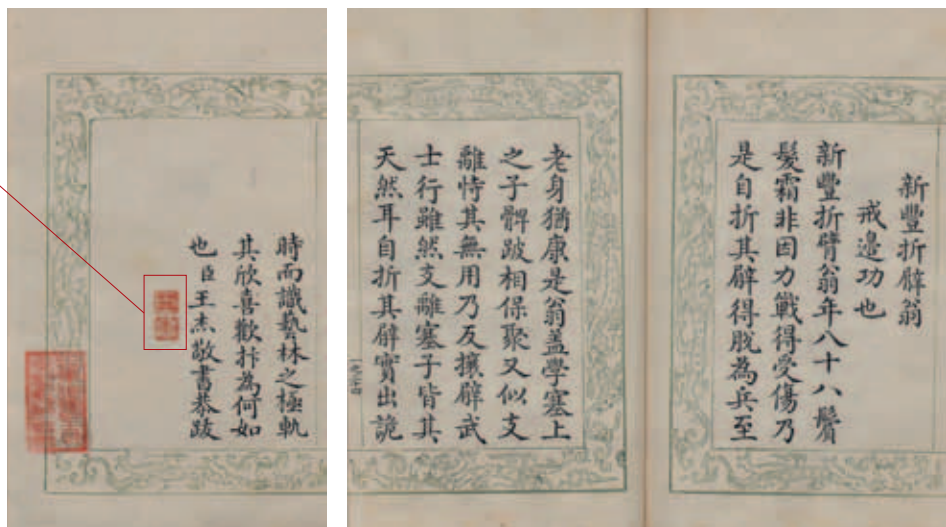
雍正其數更減十之七，
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
假令居易生斯世，
知其難成上陽白髮人之篇。

乾隆一直自負地認為，以白居易《新樂府》所諷刺的民情時政，在當今之世幾乎沒有說話的空間餘地，而乾隆擬作的另一個重點，即是直接、尖銳地糾正甚至批駁白居易的見解。如《海漫漫》，乾隆認為白居易引老子之言以關求仙之說，根本就是抱薪救火、揚湯止沸，這顯然徹底翻轉了《唐宋詩醇》「借矛攻盾，極其警



圖四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劉桴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11.6公分 寬8.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臣桴



圖五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王杰寫刻進呈本 版框半葉高13.5公分 寬8.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臣杰



圖三 清高宗《御製詩四集》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快」的正面評價；白居易以〈驪宮高〉稱美天子能夠節制享樂排場，減卻資源消耗和浪費，昔日《詩醇》評曰「格調琴騷，詞氣特婉約」，如今則是板起臉孔教訓道：

治亂之幾，惟在敬與荒。

以云崇儉斬費，則猶拾遺之淺見。再如〈澗底松〉原是白居易感嘆人才埋沒不得被重用，這確實是任何時代的政治領袖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乾隆於此，反倒要責怪言官失職了：

澗底松，他人弗知大匠宜知之。

進賢求材人臣責，職無大小，此意皆當思。拾遺薦至尚書任，試問良士屈下責在誰？

或許，論理、論法、論數據、論權威，乾隆都有絕對的優勢，容易壓逼臣民屈服，卻不見得能令人感動，從而讓這些文字篇章在千百年時移世易之後，猶能展現其穿透人心的影響力。讀者在乾隆詩作中看到的，或許是他在古代政治史上光輝奪目的強度；至於那些看不到的部分，則為我們標記出白居易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的位置和份量。

天倫絕響

身為人君與天子的乾隆，或許不曾、也不願設想，一七七六年夏天，竟是他最後一次陪侍崇慶皇太后前往承德離宮，共度避暑巡遊的時光。就在隔年早春歡慶元宵佳節後不逾匝旬，正月二十三日丑時，皇太后便病逝於圓明園長春仙館，享壽八十有六。從此刻起，母子二人「祇藉夢魂遇，永辭甘旨調」（《御製詩四集》，卷四三，〈恭謁泰東陵〉），昔日「孫曾侍宴列五代，歌舞行時娛一堂」（《御製詩四集》，卷四二，〈非夢〉）的天倫佳景，終成絕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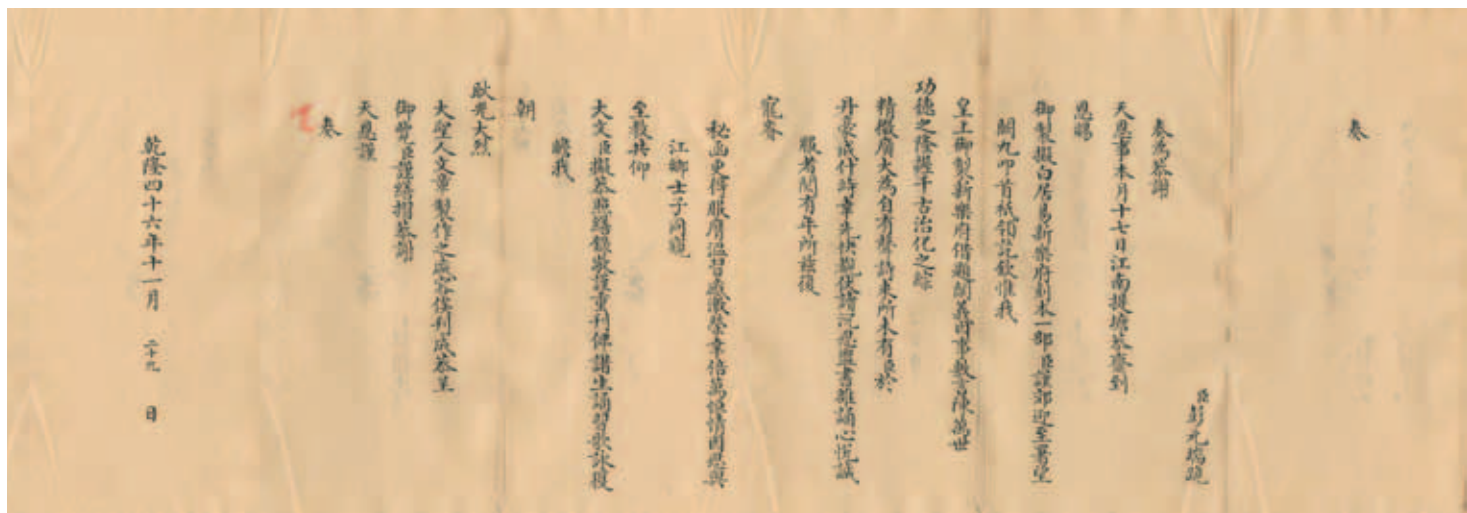
母親的辭世，對乾隆而言，確實是一次沉痛的情感創傷，也讓這位向來以數量和速度自豪的文藝天子陷入創作的低潮，一反過去朝吟夕諷、觸興拈就的活力，輒於十日之內，不出數首；整整一年，繕入詩本的作品亦僅約二百篇，尚且不及往年的一半（況且其中一百零五篇，猶為太后病故前所作）。詩作驟減，固然導因於痛失摯親，不容責咎，但在乾隆看來，卻似乎有損其迅捷多產的顏面形

象。於是，他想起前一年夏天完成的五十章新樂府，即命詞臣將之充鑄於本年詩本卷末，聊資補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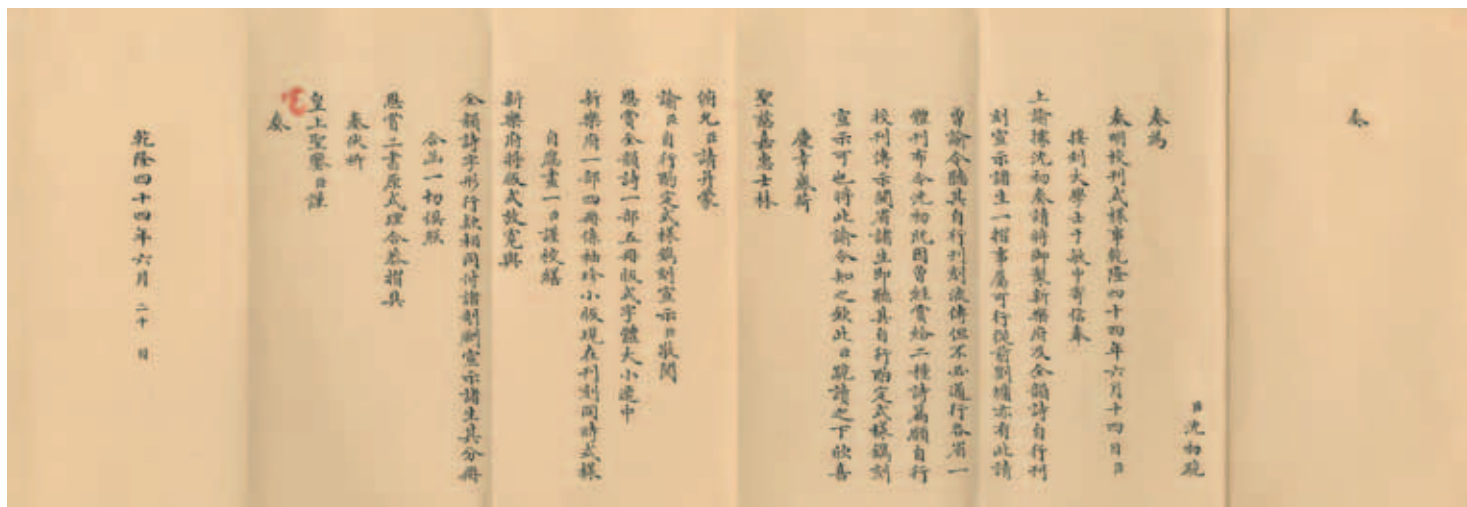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今日人們展讀《御製詩四集》卷之四十四，映入眼簾的，便是這五十章擬作與三首歲末除夕、臨事思親的短詩。觀其「讀祝敬聽增位號，不禁驀地涕潸然」（〈歲暮禱祭太廟禮成誌感〉）、「歲暮徒言讀禮書，行斯未逮歎何如」（〈歲暮〉），抑或「殿詩寧可闕，即景益無聊。西望難堪處，壽康鎖寂寥」（〈除夕〉）數語（圖三），再對比以昔年撰就新樂府之長篇鉅制，讀者不啻同時參與或見證到一代帝君既自負又落寞、極堅毅卻也最脆弱的複雜性格和生命場景。

刊布流播 傳揚宏業

在中國古代典籍史與學術史脈絡中，由官方主導的圖書撰撰，普遍蘊含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書籍的頒布或賞賜，更往往不能視為單純的「禮物」。乾隆御製新樂府，美而不刺，意在為帝國盛世鐫刻文字的印記，其創作、刊布與流傳，都明顯帶有傳揚



圖七 彭元瑞奏〈恭謝天恩頒賜御製白居易新樂府刻本一部〉 乾隆46年11月29日 7折 故宮0660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沈初奏〈恭謝恩准將御製新樂府及全韻詩自行刊刻宣示諸生事〉 乾隆44年6月20日 7折 故宮0647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左起：《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劉墉進呈本、王杰進呈本、錦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宏業、導正視聽的作用。

乾隆擬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完成後，隨即付梓，並且自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正月頒賜臣工。根據本院所藏宮中檔奏摺與軍機處檔案摺件，賞賜時間大致集中在乾隆四十二年春天與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秋冬，範圍遍及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浙江、福建、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等地。各地官員領受賜書後，除了「什襲珍藏，永為世寶」等制式回應，亦不乏請求自行刊刻以廣流傳的建議。本院典藏四部《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俱可與原初奏請重刊的檔案文獻相互印證。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一七七八），江蘇學政劉墉（一七二〇～一八〇五）奏請敕發各直省刊刻流布並請求自行辦理刊刻事宜，乾隆批准了後者，但認為無須各省一體刊布。劉墉寫刻進呈之本，係每半葉五行、每行十字、小字雙行亦十字的袖珍小書，別為四冊，內頁套印綠色西蕃蓮紋框欄，是一種從西方傳入中國、被乾隆視為「奇珍異種，絕等非

凡」（《御製文二集》，卷三八，〈西蕃蓮賦〉）的植物和紋飾。卷末有劉墉撰跋，並鈐白文「臣」、朱文「墉」二方小印。（圖四）外覆藍色絹質書衣，絹質書籤也刻意染成藏經紙色，再以素綾包角、錦函裝盛，顯得古雅而精巧。另一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一七八二）初，由浙江學政王杰（一七二五～一八〇五）奏請刊刻者，其行款、外形、冊數皆與劉墉之袖珍本相同，唯版式字體略大一級，框欄為夔龍紋，跋後加鈐白文「臣」、朱文「杰」小印（圖五），書籤則是淡黃色絹，同樣盛以錦函，貼上金色題籤，頗為別緻。（圖六）

至於目前「古籍與秘檔」展廳中所陳列者，則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底，江蘇學政彭元瑞（一七三一～一八〇三）奏請「恭照繕錄，敬謹重刊」（圖七）後再呈御覽的寫刻進呈本。僅裝成二冊，半葉七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四周雙欄，單魚尾，書口刻「御製新樂府」，中記冊數，下記頁次；卷末有彭元瑞撰跋，後刻「丹陽縣教諭臣

朱日望恭校」小字一行。此本版式開闊，字大悅目；內頁特選質地堅厚潔白的玉版宣，紙、墨、刻、印，俱臻精絕。更引人注目者，即書冊覆以地子嵌花織錦書衣，在明黃色的幾何地紋上綴滿西番蓮、荷花、石榴等各色花卉，富麗雍容，尤能迎合並彰顯乾隆御製新樂府的主題精神暨其爭強好勝的帝王性格，亦為展廳增色。彭元瑞堪稱最得乾隆皇帝賞識倚重的文臣之一，藉斯書想見其人，倒也不難理解，何以舉凡清代中期最重要的文藝重任，如纂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鑑》、《天祿琳琅書目》、《四庫全書》……等等，彭元瑞幾乎「無役不與」且「屢荷褒嘉」（註三）的部分原因。

最後這一部，也頗特別。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三月，福建學政沈初（一七二九～一七九九）奏請校刊獲准後，復於六月詳細奏明刊刻式樣，希望能將原來領到袖珍本《新樂府》的版式略為放寬，與另一部御製頒賜之《全韻詩》行款統一，俾便一併刊行（圖八）。沈初奏摺俱存，

古籍與密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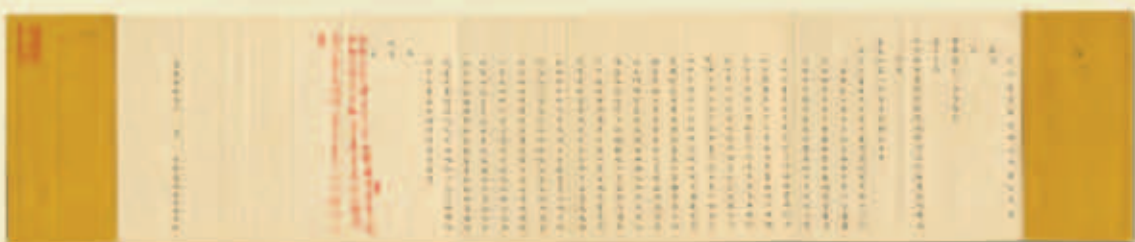
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

Rare Books and Secret Archives
Treasure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古書と機密档案
故宮所藏圖書文獻珍品展

展覽時間：2012.2.25~8.19

展覽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 正館103陳列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善本古籍以其雕鏤精細、裝潢講究、版式多元的特色而吸引民衆慕名欣賞；文獻檔案則以事涉政府內部機密的神秘性而勾起外界人士一窺究竟的好奇。「古籍與密檔—院藏圖書文獻珍品展」的推出，便是提供民衆從認識到欣賞古籍，見證中國歷代圖書印刷史的演進歷程；而將深藏大內的清宮密檔公開展示，也使民衆對清代許多傳聞不斷的政治秘辛與宮廷歷史有更深入的領會。



圖九 清 于敏中書乾隆御製紫毫筆等六首樂府詩棕竹黑摺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唯無書可證；直到近年香港中山圖書館慨捐其舊籍珍藏予本院，方始發見此部校本。裝成二冊，版框半葉高一四·四公分、寬九·三公分，每半葉七行、行十四字、小字雙行亦十四字；四周雙欄，單魚尾，書口刻「御製新樂府」，下記頁次；無跋，未刻「福建學政臣沈初敬謹校刊」小字一行。版式行款不僅完全符合奏摺所陳，再與本院所藏乾隆四十三年劉墉寫刻進呈之《全韻詩》相覈，亦無甚參差。藉此書緣，乃得概見乾隆擬作彼時於國境之南的流播實跡。

- 註釋
1. 參考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八），頁一一一—一一五。
 2.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一九八八），卷三〇，《藝文志·詩賦略》小序，頁一七五六。
 3.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一九八一），卷三二〇，《彭元瑞傳》，頁一七七〇。
 4. 朱啓鈐，《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臺北：

之的程度。乾隆四十二年，御筆行書擬白居易新樂府即於皇城大內刻石；朱啓鈐（一八七二—一九六四）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編輯出版《清內府藏刻絲書畫錄》，復著錄有《清刻絲高宗書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詩》四冊，係藍色回文邊米色地刻絲藍色行書。（註四）此外，本院尚典藏于敏中（一七二四—一七八〇）將乾隆御製新樂府以泥金精寫之棕竹黑摺扇十三柄，文臣迎合聖意、取悅君心的作用，更不待辨而自明。（圖九）假令居易生斯世，千載回眸，有斯聞焉、有斯見焉，寧無所感？可還願意再題一篇新樂府詩？

本文有關織錦花色與相關藏品之敘述，承書畫處董文娥小姐、鄭淑方小姐惠賜專業意見，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參考書目
1.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
 2. 陳捷先，《乾隆寫真》，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一。
- 世界書局，一九六二），卷一，頁三〇—三一。詳列各冊所鈐鑿印，並附記「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附卷第一熱河行宮藏現存寶鑑樓」。